

黃泥岡

中華書局印行





A541 212 0020 8696B

小小說例言

一 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；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，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，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一 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；並且，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一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，在故事的本身上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使讀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一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的弊病；小本精裝，攜帶也很便利。

黃泥岡

話說宋朝山東濟州府鄆城縣東門外。有一箇東溪村。村中保正。姓晁名蓋。是本縣本鄉富戶。平生仗義疎財。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。做那劫富濟貧的豪舉。一日。晁蓋和他的知友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等七人。在村中聚議。要去劫那當朝蔡太師的生辰綱。原來蔡太師的女婿梁中書收買了

價值十萬貫的禮物。去慶賀太師生辰。這就叫做生辰綱。當時公孫勝道。我已打聽得這生辰綱。只是從黃泥岡大路上來。晁蓋道。黃泥岡東十里路。地名安樂村。有一箇閒漢。叫做白日鼠白勝。也曾來投奔我。劉唐道。此處離黃泥岡較遠。何處可以容身。吳用道。這箇白勝家。便是我們安身處。亦還要用著白勝。晁蓋道。吳先生。我等還是軟取。還是硬取。吳用笑道。只看他來的光景。力則力取。智則智取。我有一條計策。

不知中你們意否。如此如此。晁蓋聽了大喜。擲著腳道。好妙計。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。吳用道。休得再提。嘗言道。隔牆須有耳。窗外豈無人。當下各人約定時期。便分頭散了。

且說梁中書將禮物收拾完備。卻在後堂坐了沉思。只見蔡夫人問道。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。梁中書道。禮物都已完備。明後日便可起身。只因上年費了十萬貫。收買金珠寶貝。送上東京去。半路被賊人劫將

去了。至今無獲。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箇了事的人送去。蔡夫人指著堦下道。你嘗說這箇人十分了得。何不著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。不致失誤。梁中書看堦中那人時。卻是青面獸楊志。便喚楊志上廳說道。我正忘了你。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。我自有擡舉你處。楊志叉手向前稟道。恩相差遣。不敢不依。只不知如何送法。幾時起程。梁中書道。用十輛太平車子。帳前撥十箇廂禁軍。監押著車。每輛上各插一把。

黃旗。上寫著獻賀太師生辰綱。每輛車子。再使箇軍健跟著。三日內便要起身去。楊志道。非是小人推託。其實去不得。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。梁中書道。我有心要擡舉你。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。另修一封書在中間。太師跟前。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。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。楊志道。恩相在上。小人也曾聽得上年被賊人劫去的事。至今未獲。今歲途中盜賊又多。此去東京。又無水路。都是旱路。經過的是紫

金山。二龍山。桃花山。傘蓋山。黃泥岡。白沙塢。野雲渡。赤松林。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。更兼單身客人。亦不敢獨自經過。他知道是金銀寶物。如何不來搶劫。以此去不得。梁中書道。如此多著軍校防護送去便了。楊志道。恩相便差一萬人去。也不濟事。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。都是先走了的。梁中書道。你這般說時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。楊志又稟道。若依小人一件事。便敢送去。梁中書道。我既委在你身上。如

何不依你說。楊志道。若依小人說時。並不要車子。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。只做客人的行貨。一面選揀十箇壯健的廂禁軍。卻裝做腳夫挑著。只消一箇人和小人去。卻打扮做客人。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。如此辦方好。梁中書道。你甚說得是。當日便叫楊志。一面打拴擔腳。一面選揀軍人。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。梁中書出廳來問道。楊志你幾時起身。楊志稟道。告覆恩相。只在明早准行。就

委領狀。梁中書道。夫人也有一擔禮物。另送與府中寶眷。也要你領。怕你不知頭路。特再叫嬾公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和你一同去。楊志告道。恩相。楊志去不得了。梁中書道。禮物都已拴縛完備。如何又去不得。楊志稟道。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。上。他衆人須都繇楊志。要早行。便早行。要晚行。便晚行。要住。便住。要歇。便歇。亦依楊志提調。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。他是夫人的人。又是太師府門下嬾公。儻或

路上與小人拗執起來。楊志如何敢和他爭論得。若誤了大事時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。梁中書道。這箇也容易。我叫他三箇都聽你提調便了。楊志答道。若是如此。小人情願便委領狀。儻有疎失。甘當重罪。梁中書大喜。隨卽喚老謝都管并兩箇虞候出來。當廳吩咐道。楊志提轄。情願委了一紙領狀。監押生辰綱金珠寶貝十一擔。赴京太師府交割。這干係都在他身上。你三人和他做伴去。一路上早起晚行。住歇都

要聽他言語。不可和他拗執。老都管一一都應了。次日早起。五更。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。老都管和兩箇虞候。又將一小擔財帛。共十一擔。揀了十一箇壯健的廂禁軍。都做腳夫打扮。楊志戴上涼笠兒。穿著青紗衫子。繫了纏帶。行履麻鞋。跨口腰刀。提條朴刀。老都管也打扮做箇客人模樣。兩箇虞候。假裝做跟的伴當。各人都拏了條朴刀。又帶幾根籐條。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。看那軍人擔仗起程。楊志和謝都

管兩箇虞候監押著。一行共是十五人。離了梁府。出得北京城門。取大路投東京進發。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。雖是晴明得好。只是酷熱難行。楊志要限六月十五日生辰前到。只得在路上趲行。自離了北京五六日。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。日中熱時便歇。五六日後。人家漸少。行人又稀。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楊志卻要辰牌起身。申時便歇。那十一箇廂禁軍。擔子又重。天氣熱了。行不得。見著林子。便要去歇息。楊志趕著。

催促要行。如若停住。輕則痛罵。重則籐條便打。兩箇
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。也氣喘了行不上。楊志便
嗔道。你兩箇好不曉事。你們不替俺打這腳夫。卻在
背後也慢慢的挨。這路上不是耍處。那虞候道。不是
我兩箇要慢走。其實熱了行不動。前日只是趁早涼
走。如今正熱偏要行。真是好歹不均匀。楊志道。你這
般說話。卻是放屁。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。如今正是
不同。若不日裏趕過去。誰敢五更半夜走。兩箇虞候

口裏不言。肚中尋思。這厮不值得便罵人。楊志提了
朴刀。拏著籐條。自去趕那擔子。兩箇虞候坐在柳陰
樹下。等得老都管來。告訴道。楊志那厮只是我相公
門下一箇提轄。直這般會做大老。都管道。須是相公
當面吩咐。休要和他拗執。權且耐他。兩箇虞候道。相
公也只是人情話兒。都管自做箇主便了。老都管又
道。且耐他一耐。

當日行到申牌時分。尋得一箇客店裏歇了。那幾箇

廂禁軍汗如雨下。都歎氣吹噓。對老都管說道。我們不幸。做了軍健。這般火熱的天氣。挑著重擔。這兩日。又不揀早涼行。動不動。老大籐條打來。都是一般父母皮肉。我們直如此苦。老都管道。你們不要怨恨。到東京時。我自賞你。衆軍漢道。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。並不敢怨恨。次日天色未明。衆人起來。都要趁涼起身去。楊志跳起來。喝道。那裏去。且睡了。卻理會。衆軍漢道。趁早不走。日裏熱時。走不得。卻打我們。楊志

大罵道。你們省得甚麼。拏了籐條要打。衆軍忍氣吞聲。只得睡了。當日直到辰牌時分。慢慢的打火。喫了飯去。一路上趕打著。不許投涼處歇。那十一箇廂禁軍。口裏喃喃。吶吶。怨恨。兩箇虞候在老都管面前。絮絮聒聒。搬口。老都管聽了。也不著意。心內自惱他。似此行了十四五日。那十四箇人。沒一箇不怨恨楊志。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。慢慢的打火。喫了早飯。行。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。天氣未及晌午。一輪紅日當天。

沒半點雲彩。行的路。都是山僻崎嶇小徑。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。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。被楊志拏著籐條打將來。喝道。快走。叫你早歇。衆軍人看那天時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。其實熱不可當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。看看日色當午。那石頭上熱了腳疼。走不得。衆軍漢道。這般天氣熱。真要曬殺人。楊志喝著軍漢道。快走。趕過前面岡子去。卻再理會。正行之間。前面迎著那土岡子。一行十五人。

奔上岡子來。歇下擔仗。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。楊志說道。苦也。這裏是甚麼去處。你們卻在這裏歇涼起來。衆軍漢道。你便剝做我七八段。也是走不動了。楊志拏起籐條。劈頭劈腦打去。打得這箇起來。那箇睡倒。楊志無可奈何。只見兩箇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。也來到岡子上松樹下。坐下喘氣。看這楊志打那軍健。老都管見了說。提轄。天其實熱了。走不動。楊志道。都管。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

處地名叫做黃泥岡。閒常太平時節。白日裏尙自出來。刼人。誰敢在這裏停腳。兩箇虞候聽楊志說了。便道。我見你說好幾遍了。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。老都管道。權且叫他們歇一歇。略過日中行如何。楊志道。你也沒分曉了。這裏下岡子去。還自有七八里沒人家去處。如何敢在此歇涼。老都管道。我自坐一坐了走。你自去趕衆人先走。

楊志擎著籐條喝道。一箇不走的。便喫二十棍。衆軍

漢一齊叫將起來。數內一箇分說道。提轄。我們挑著百十斤擔子。須不比你空手走的。你不把人當人。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。也容我們說一句。楊志罵道。這畜生不嘔死俺。拿起籐條。劈臉又打去。老都管喝道。楊提轄。且住。你聽我說。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。廝公時。門下軍官。見了無千無萬。都向著我。喏喏連聲。不是我口淺。量你是箇芥菜子大小的官職。竟至如此。逞能。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。便是村莊一箇老

的也應依我勸一勸。只顧把他們打。是何看待。楊志道。都管。你須是城市裏人。生長在相府裏。那裏知道路途上千難萬難。老都管道。四川兩廣也曾去來。不曾見你這般賣弄。楊志道。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。都管道。你說這話。該剗口割舌。今日天下爲何不太平。楊志卻待要回言。只見對面松林裏一箇人。在那裏舒頭探腦。楊志道。俺說甚麼。不是歹人來了。撇下籐條。拿了朴刀。趕入松林裏來。喝一聲道。你這廝好大。

膽怎敢看俺的行貨。趕來看時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著七輛江州車兒。六箇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。一箇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。拿著一條朴刀。見楊志趕入來。七箇人齊叫一聲阿也。都跳起來。楊志喝道。你等是甚麼人。那七人道。你是甚麼人。楊志又問道。你等莫不是歹人。那七人道。你顛倒胡問。我等是小本經紀。那裏有錢與你。楊志道。你等小本經紀人。偏俺有大本錢。那七人問道。你究竟是甚麼人。楊

志道。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。那七人道。我等弟兄七人。是濠州人。販棗子上東京去。打從這裏經過。聽得多人說。此地黃泥岡上。時常有賊打劫客商。我等一面走。一頭自說道。我七箇只有些棗子。並無甚財貨。只顧過岡子來。上得岡子。當不過這熱。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。待晚涼了行。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。我們只怕是歹人。因此使這箇兄弟出來看一看。楊志道。原來如此。也是一般的客人。卻纔見你們窺望。惟

來。恐是歹人。因此趕來看一看。說著提了朴刀。仍復回

老都管坐著道。既是有賊。我們去休。楊志說道。俺只道是歹人。原來是幾箇販棗子的客人。老都管別了臉。對衆軍道。似你方纔說時。他們都是沒命的。楊志道。不必相鬧。俺只要沒事便好。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。衆軍漢都笑了。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。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。沒半碗飯時。只見遠遠一箇漢子。

挑著一付擔桶。口裏唱著。走上岡子來。松林裏頭歇了擔桶。坐下乘涼。衆軍看見了。便問那漢子道。你桶裏是甚麼東西。那漢子應道。是白酒。衆軍道。挑往那裏去。那漢子道。挑出村裏賣。衆軍道。多少錢。一桶。那漢子道。五貫足錢。衆軍商量道。我們又熱又渴。何不買些喫。喫解暑氣。正在那裏湊錢。楊志見了。喝道。你們又做甚麼。衆軍道。買碗酒喫。楊志調過朴刀桿。便打罵道。你們不得俺言語。胡亂便要買酒喫。好大膽。

衆軍道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。干你甚事。楊志道。你們理會得甚麼。只顧嘴饞。全不曉得路途上的艱難。多少好漢。被蒙汗藥麻翻了。那挑酒的漢子。看著楊志冷笑道。你這客官。好不曉事。我本不賣與你喫。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。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。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。都提著朴刀走出來問道。你們做甚麼鬧。那挑酒的漢子道。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。熱了在此歇涼。他衆人要問我買

些喫。我又不曾賣與他。這箇客官道。我酒裏有甚麼
蒙汗藥。你道好笑麼。說出這般話來。那七箇客人說
道。吓。我只道有歹人出來。原來是如此。我們正想酒
來解渴。既是他們疑心。且賣一桶與我們喫。那挑酒
的道。不賣不賣。這七箇客人道。你這漢子也不曉事。
我們須不曾說你。你左右挑到村裏去賣。一般還你
錢。便賣些與我們喫。有甚麼要緊。那挑酒的漢子便
道。賣一桶與你無妨。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。又沒碗

瓢舀喫。那七人道。你這漢子忒認真。便說了聲。有甚麼要緊的事。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。

只見兩箇客人去車子前。取出兩箇椰瓢來。一箇捧出一大捧棗子來。七箇人立在桶邊。開了桶蓋。輪替換著舀那酒把棗子過口。無一時。一桶酒都喫盡了。七箇客人道。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。那漢道。五貫足錢。一桶。十貫。一擔。七箇客人道。五貫便依你。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。那漢道。饒不得。做定的價錢。一箇

客人把錢還他。一箇客人便去揭開桶蓋。兜了一瓢。拿上便喫。那漢去奪時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。望松林裏便走。那漢趕將去。只見這邊一客人。從松林裏走將出來。手裏拿一箇瓢。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。那漢看見。搶來劈手奪住。望桶裏一傾。便蓋了桶蓋。將瓢望地下一丟。口裏說道。你這客人。好不君子相。摸手摸腳的也。這般囉唆。那對過衆軍漢見了。心內癢起來。都待要喫。數中一箇看著老都管道。老爺爺與我。

們說一聲。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。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。潤一潤喉也好。其實熱渴了。沒奈何。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。老爺方便。老都管見衆軍所說。自己心裏也要喫些。竟來對楊志說。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。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。避避暑氣。岡子上實在沒處討水喫。楊志尋思道。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。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。想是好的。打了他們半日。

胡亂容他買碗喫罷。楊志道：「既然老都管說了，教這厮們買喫了，便起身。」衆軍健聽了這話，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。那賣酒的漢子道：「不賣了，不賣了。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。」衆軍陪著笑說道：「大哥，值得便還言語。」那漢道：「不賣了，休纏。」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：「你這箇漢子，他固說得差了。你也忒認真。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，須不關他衆人之事。」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。那漢道：「沒事，討別人疑心做甚麼。」這販棗

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。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。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旨喫。陪箇小心。問客人借與椰瓢用一用。衆客人道。就送這幾箇棗子與你們過酒。衆軍謝道。甚麼道理。客人道。休要相謝。都是一般客人。何爭在這百十箇棗子上。衆軍謝了。先兜兩瓢。叫老都管喫一瓢。楊提轄喫一瓢。楊志那裏肯喫。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。兩箇虞候各喫一瓢。衆軍漢一發上前。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。

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。自本不喫。一者天氣甚熱。二者口渴難熬。拿起來只喫了一半。棗子分幾箇喫了。那賣酒的漢子說道。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。少了你些酒。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。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。那漢子收了錢。挑了空桶。依然唱著山歌。自下岡子去了。那七箇販棗子的客人。立在松樹傍邊。指著這一十五人說道。倒也。倒也。只見這十五箇人。頭重腳輕。一箇箇面面相覷。都輾倒了。那七箇

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。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。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。遮蓋好了。叫聲聒噪。一直望黃泥岡推下去了。楊志口裏只是叫苦。軟了身體。掙扎不起。十五人眼睜睜的看著那七箇人。都把這金寶裝了去。只是起不來。掙不動。說不得。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。不是別人。原來正是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三阮。這七箇。卻纔那箇挑酒的漢子。便是白日鼠白勝。卻如何。

用藥。原來挑上岡子時。兩桶都是好酒。七箇人先喫了一桶。劉唐揭起桶蓋。又兜了半瓢喫。故意要他們看著。只是叫人死心塌地。次後吳用去松林裏。取出藥來。抖在瓢裏。只做走來饒他酒喫。把瓢去兜時。藥已攪在酒裏。假意兜半瓢喫。那白勝劈手奪來。傾在桶裏。這條計策。都是吳用的主張。這箇喚做智取生辰綱。

由此看來。做人真是要步步留心。老都管不聽楊志

的話。以致著了吳用的道兒。生辰綱眼睜睜被人取去。現在世界上。類乎此種的騙局正多。你道可怕不可怕麼。

(終)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0 86968

民國六年四月發行
民國廿一年九月七版



(小 小 說)

◎ 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

43712

民國廿一年八月廿九日
民國六年四月廿九日

標商冊註



405029

1663909